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字記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金石文字記　目録類二 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金石文字記六卷

國朝顧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謂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録之所未具者今觀其書裒所見漢以來碑刻以時代為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

撰書人姓名證據令古辨正訛誤較集古金石二録實為精核亦非過自標題也所録凡百餘種後又有炎武門人吳江潘耒補遺二十餘種碑字間有異者又别為摘録于末亦猶洪适隸釋每碑之後摘録今古異文某字為某之遺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嘗摘其舛誤六條一曰齊隴東王孝感頌炎武未見其碑額臆題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

尚碑本無刻石年月炎記記為開成六年正
月且未考開成無六年一曰元賜寘福禪院
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
審誤以為無押字一曰周中書侍郎平章事
景範碑本行書而炎武以為正書本題孫崇
望書而炎武失載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後漢
蕩陰令張遷頌炎武誤以既且二字合為暨
字一曰後漢州從事尹宙碑書鉅鹿為鉅鏕

證以廣韻注後魏弔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鉅鏕炎武誤謂不當從金案張遷頌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屬炎武誠為武斷然字畫分明而文義終不可解當從闕疑金石文跋尾所釋亦未為至確至於鉅鹿之鹿自史記以下古書皆不從金說文亦不載鏕字自玉篇始載之其為顧野王原本或為孫強所加或為宋大廣益會玉篇所竄入已均不可知然

其註曰鉅鹿鄉名俗作鐃則從今實俗書具有明證北朝多行俗字顏氏家訓嘗言之此書亦頗摘其訛北魏人書似不可據為典要廣韻注尤不甚可憑如開卷東字註謂東宮複姓齊有大夫東宮得臣亦可以據馭左傳孚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偽謂不足儕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釋校官之碑謂東漢時有校官亦未免踈於考據是則

其失之臆斷者耳然在近世著録金石家其本末明白燦然明白終未能或之先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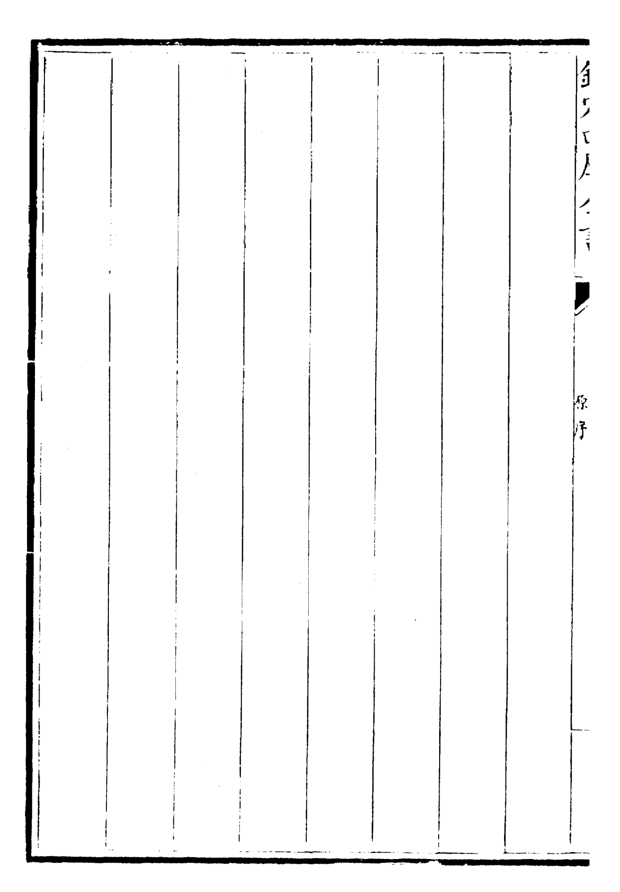
金石文字記原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録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禄之

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録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于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懐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夫傖丁鮮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挂

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録之也東吳顧炎武

序



金石文字記卷一

崑山顧炎武撰

商

比干銅盤銘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款

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兹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兹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録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陜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陜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鋭下濶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

朝玉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寛居之嘗見之為余言之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為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編首云爾

周

石鼓文

石鼓凡十相傳爲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
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
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
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楊用修慎最
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籒
文今觀說文所載籒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
小篆余獨以其辭不足儕于二雅而疑之今在京師
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有元潘迪音訓

韓退之石鼓詩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
今讀此詩但有鋪張而無意味其有一章之可幾於
二雅哉若岣嶁碑詩不知何所據而作注引盛弘之
荆州記曰南嶽周廻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
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昔禹
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而退之因此作詩其辭
曰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
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

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則是不獨自韓以前未有見此碑者即退之亦未之見也至宋嘉定壬申有何致字子一者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歸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為僞作而無疑也

吉日癸巳

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録以為三

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

鼎銘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為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

各古格字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

世惠龠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端册令古命字世惠曰宣

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字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

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　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彝尊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

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

尚功釋為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

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

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吳季子墓碑

唐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

鎮吳季子廟越絶書曰毘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

冢也古名延陵墟即其地也後人又摹刻於縣南門

外驛前

元吾丘衍學古編曰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

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郡字半邉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

具

秦

泰山石刻　李斯篆

金石録言劉跋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宫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内東嶽廟中别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

嶧山石刻　李斯篆

秦刻久亡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摹

本刻之於石在陝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二十九年重刻者在鄠縣治
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為工鄭司農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漢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金髙徳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脩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

自周人書之也

趙明誠金石録有楚鍾銘曰惟王五十六祀考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而論之曰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雄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也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者乎劉原父曰元者始爵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

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

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色主反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圮而其文剥蝕殆半若少室啟母二所即闕亦就隤矣

其文曰惟中□□嵩高神君□□□□休□最純春生萬物□寸起雲潤施原流□□□宣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奉起□□盡勤□□功德刻石紀文□顯□異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陽城□長左馮翊萬年吕常始造作此石闕以後

列職官姓名字多漫滅不可識

竝天普天也古人省文

嵩山三石闕不載洪氏隷釋故今録其全文此三闕巋然尚在而永叔德父當宋之盛時何以皆未之見則知二録所不及載者固多也

開母廟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

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

行行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葢亡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又曰闕式以石條累砌如牆而闕其中石質甚粗劣空地間雜刻花紋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也內修條二字皆從彳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井叔所謂

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

轉而刻於其旁仍亡其上一層也

其文曰□□□開母廟□□神道闕時太守□□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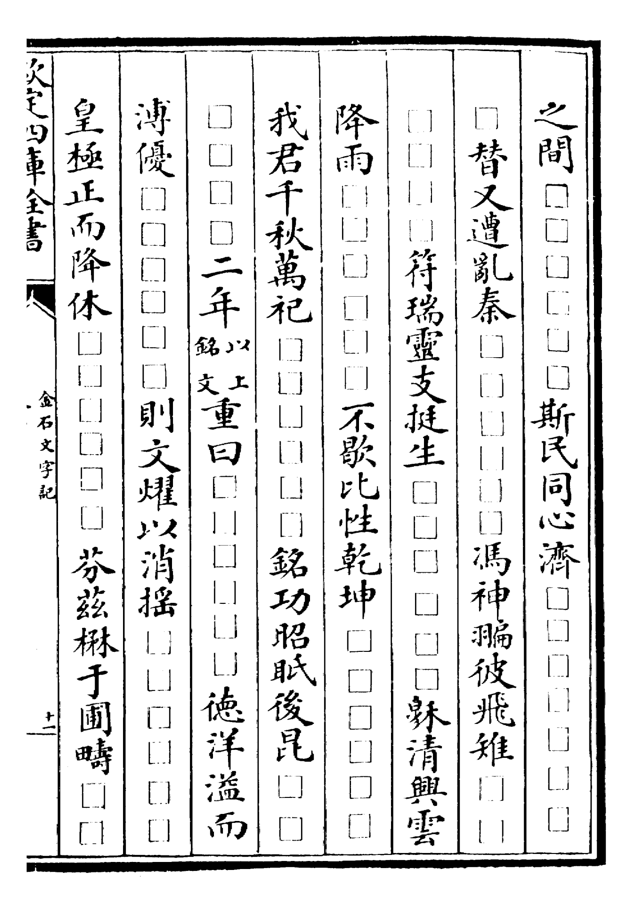
寵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

陳修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兾秘俊廷掾趙穆戶

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伍左福已上題名□□□□□

百川柏鯀稱遂□□□□□□浩浩下民震驚□□

□□□□寫玄九山甄旅□□□□□□漢山辛癸



之間□□□□□□斯民同心濟□□□□□□□

□替又遭亂秦□□□□□□馮神翩彼飛雉□□

□□□符瑞靈支挺生□□□□□□穌清興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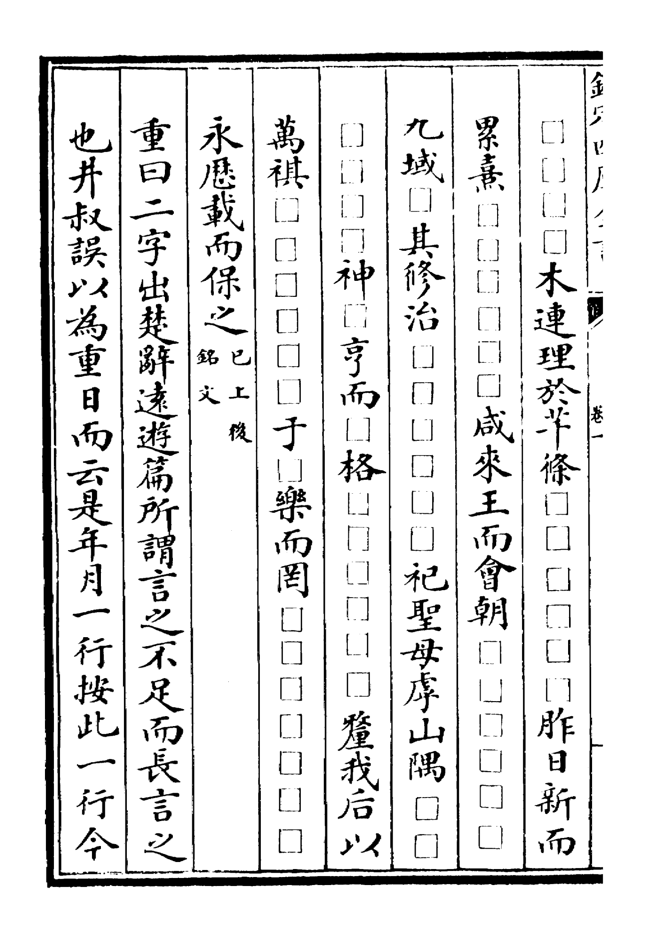
降雨□□□□□□不歇比性乾坤□□□□□□

我君千秋萬祀□□□□□□銘功昭眂後昆□□

□□□□二年（以上銘文）重曰□□□□□□德洋溢而

溥優□□□□□□則文燿以消搖□□□□□□

皇極正而降休□□□□□□芬茲楙于圃疇□□



□□□□木連理於芊條□□□□□□胙日新而

累熹□□□□□□咸來王而會朝□□□□□□

九域□其修治□□□□□□祀聖母虖山隅□□

□□□□神□亨而□格□□□□□□鼀我后以

萬祺□□□□□□于□樂而罔□□□□□□□

永歷載而保之（已上後銘文）

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

也井叔誤以為重日而云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令

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　漢書班倢伃自悼賦文選潘岳寡婦賦亦竝用重曰二字

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今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當是漢時廟在其地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其所列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其為一時所立無疑也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亡其上石一層矣其見存之文每行四字曰□□林之□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陽城縣興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戸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穌戸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漫漶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魏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

五經百石卒史倪寛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多寡以别之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杜氏通典刻本亦作百戸吏卒三國志監本同

魯相韓勑造孔子廟禮器碑并隂　八分書　永壽二年九月

今在廟中碑兩旁竝有刻字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

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敘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又退為大夫降逡遁士喪禮

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顏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逡字當音七均切然余考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晏子巡遁而對有云晏子逡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外戚傳逡循固讓皆以下字為循而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為巡又如莊子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

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逡循之異文而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從彳則又逡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人遷逡次而勿驅兮漢書公孫弘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皆作逡碑又書妣為娭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云娭必媚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雲麓漫鈔曰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為遁因引此碑證為循甲言以六甲

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當是巡甲太玄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

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正義曰繂即紼也鑿去碑中之木令空於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葬時施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

當碑南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隂陽也凡碑
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廟以石窆
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
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雜記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
此注家所指在宫廟之中一為賔揖之碑一為麗牲
之碑者也碑之字本從石窆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
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
碑注曰匿于碑隂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潁

嘗適野見蔄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
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
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
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為之可用
以引棺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
與古人之碑名同而體異也

楚相孫叔敖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三年五月

拓本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其文云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莊王乃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賛前已為不順又云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在叔敖後四五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參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于靈王又云卒而莊王封之按

春秋莊王于共王共王子康王靈王今反以靈王在
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
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馬驌曰左傳宣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氏注蔿艾獵孫叔敖也不名饒

冀州刺史王純碑　八分書　延熹四年十二月
拓本

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七年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按後漢書孔融父伷泰山都尉非

也當依碑作宙（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伷者別自一人董卓傳以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袁紹臧洪傳同）符融傳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三國志魏武帝紀豫州刺史孔伷注引英雄記伷字公緒（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伷事略見許靖傳此泰山都尉乃融之父耳又韓勑碑陰出錢數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王弘撰曰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大

字書法視前碑徼異當别是一手

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此為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弘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遵而成之者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華州郭胥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絶少而察書乃對上

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為名殆非也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竝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為勅而後人因之淮南子重九勅注勅音整形也六朝時敕字多改作勅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敕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惟整字從此

敕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勑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専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勑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勑脩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勑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脩伯以為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賚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勑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以勑內仙人唐

公房碑勑尉部吏收　公房妻子皆此勑字令尚書臯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竝作勑而周禮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為勑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玄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韓勑孔廟後碑穀阬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弘農郡下云華陰故屬

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為弘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為河南京人一為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弘農在後漢為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為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為霸陵人一為新豐人則客也故别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勑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

太史治歴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肖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

婁機漢隷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倈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倈之倈當讀為飭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

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襃造左丞輔

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古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
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楡造監工黄佐李負昜言省
言監即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康柳敏碑五
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為中也
以孝武之求神仙為登假之道按列子黄帝篇曰天
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
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
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為千歲厭世去
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
上也遐巳也上巳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
皆以莊子之言為據也

竹邑侯相張壽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五月

今在城武縣土人截為後人碑趺止存二百餘字

冀州從事張表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十一月

拓本

金鄉長侯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

拓本

其文有云滋滋履真者孳孳之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亦以滋滋為孳孳　漢碑未有志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寃句曹氏終溫

淑慎咸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此後

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髙眹修周公

禮殿記亦作畔宮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二年馬元貞題名

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舊在廣平府學都太僕穆金薤琳琅謂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予與此絶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令作勤紹俱為可疑謂是後人偽作今此碑又亡而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者在漳川書院彌失真矣

衛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今在汶上縣

其文有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

其文有云拼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説文字林竝作拼音升一音承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定也又按方言拼拔也出休古溺字為拼周禮職幣注振猶拼也大司徒注振窮拼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書楊於陵傳拼救貧民用此字又作撜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音

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撜與拼同為一字矣古文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

李翕析里橋郙閣銘　八分書　建寧五年

今重刻在畧陽縣

其文有云醳散關之嶃漯者楊用修以醳為釋嶃為潮漯為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録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顆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為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㬎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說文㬎从

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為顯字報阬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

古人以濕為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竝作漯陰地理志平原有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儑注儑當為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隷惟其以日為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司隷校尉魯峻碑并陰　八分書　熹平二年四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

石經　八分書　熹平四年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

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

餘字以視洪氏隷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

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

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官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

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

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

那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

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録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茍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

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没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

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顔嘗
為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据宋黄長睿東觀餘論云
本在雒宫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
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
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温聞見後録言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
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
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

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

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葢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氷言蔡中郎以豊同豐按豊字自後漢李丞相將束為宋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豊不始於中郎也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為八分者已

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為篆又變而為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顔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畫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

通之意乎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内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竒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竒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

元吾丘衍學古編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
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無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四月
今在鄢陵縣豫字磨滅以其頴川人而言本州知其
為豫州也
其文曰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世
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為氏吉甫相周宣勛功有章
文則作頌武襄獫狁二子著詩列於風雅及其玄孫

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僊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為頴川分趙地為鉅鏕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頴川者家于傿陵克纘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玄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君體温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恂於鄉黨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歴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

事立朝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為榮卑官不以為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宰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廼作銘曰於鑠明德於我尹君龜銀之冑奕世載勛綱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為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也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純暐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都穆金薤琳琅曰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溧水即漢溧陽地也有元至順四年單禧釋文考正碑文與隸釋不同者十餘字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字可讀為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

瞻也單禧跋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濵置之官舍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陶内翰穀所編録之耳

白石神君碑并陰　八分書　光和六年

今在無極縣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慕容儁號

郃陽令曹全碑并陰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今在郃陽縣此碑萬歷中掊地得之文字最為完好此洪氏所未見今録其文於左

君諱全字景完燉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勲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孫遷於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家隴西或居燉煌枝分葉布所在為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曽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

鄜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貫名州郡
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齔好學甄極毖緯無
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
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
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
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
為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
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

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弑父簒
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吮膿之仁分醪之恵攻
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
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
遭同産弟憂棄官續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
年復舉孝康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長訞賊
張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揚同時竝動而縣民郭家等
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裹不安三郡告急

羽檄仍至於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
令收合餘燼芟夷殘逆絶其本根遴訪故老商量儁
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
錢糴米粟賜𤸇盲大女桃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横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悏惠
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繦負反者如雲戢治廧屋市
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
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閒興

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儁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閤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貴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録事掾王畢主簿王歴戸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顯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

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
華山鄉明治惠霑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　故三老商量伯祺五百鄉三老司馬集仲裳
五百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故門下祭酒姚之辛卿
五百故門下掾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
千故督郵李譚伯嗣五百故督郵楊動子豪千故將
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不言

錢數下同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故鄉嗇夫寧駿安雲

故功曹任千子流故功曹曹屯定吉故功曹王河孔

達故功曹王吉子僑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故功曹

王獻子上故功曹秦尚孔都二但一二字故功曹王衡道

興故功曹楊休當女五伯故功曹王衍文珪故功曹

秦杼漢都千𨔵秦杼後一行但一𨔵字與都字竝故功曹王詡子弘

故功曹杜安元進右上一層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

二百右趨上一層書之故門下賊曹王翊長河故主簿鄧

化孔彥故市掾杜靖彥淵故市掾王尊文熹故郵書

掾姚閔升臺萌仲謀三字一行萌字與閔竝□宣二字一行與仲竝元

一行與宣竝

右第二層

故市掾王　建和故市掾成播昪舉

故市掾楊則孔則故市掾程璜孔休故市掾扈安子

安千故市掾高貞顯和千故市掾王瑍季晦故門下

史秦竝靜先右第三層右□□曹史高康□吉千□□

部掾趙炅文高故塞曹史吳産孔才五百故塞曹史

杜苗幼始故法曹史王　文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

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故金曹史精暘文亮故賊曹史王授文博起一行與博字竝右第三層左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邴博季長二百右第四層

按後漢書西域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

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據此碑則寬當為全戍已司馬當為戍司馬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則當日邊臣虛上功狀而文人遂以飾之於碑者也

碑又曰續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此則全為黨錮中人而史傳闕之也

朱彝尊曰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

大女桃斐揚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竟以為妃之異文文選左思蜀都賦娉江斐與神遊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竝作妃其字亦可作婔真誥江婔登湄而解佩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在郭內者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為之而自稱為佼艾無乃

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為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尉氏令鄭君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祇存數字碑陰列故吏處士人名尚完
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今在東平州儒學

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賔之誤中謇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賔旁加歹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金石文字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字記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王宮

金石文字記卷二

崑山顧炎武撰

漢

巴郡太守樊敏碑　八分書　建安十年三月

重刻本字甚拙惡

其文有云哲為韓魏者析之異米巫殄虐者凶之異

歲在汁洽者協之異士女涕泠者零之異呂氏春秋

凶氣不入身無苛殃漢書藝文志星事凶悍後漢書
禮儀志大儺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廣韻凶
即凶字古文漢三公山碑擴去寇凶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凶鼎沸竝作此字爾雅
歲在未曰協洽史記歷書作汁洽天官書作叶洽方
言自關而東曰洽關西曰汁春秋文耀鉤黑帝叶光
紀周禮禮記注竝作汁周禮太史讀禮書而協事故
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大
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叶當作汁張衡

西京賦五緯相汁五臣本作叶五經文字協字古文作叶而緯書有樂汁徵圖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協用五紀字又作旪師古曰旪讀曰叶四字皆以十為聲而从劦从口从水从日則各異耳尚書大傳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注謂春厥民析則析之為晳或亦可通用乎

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婁機漢隸字源曰碑言遭桓

帝大憂哀隕而亡當是靈帝時也

王弘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

秦君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後有古城半圮于河土中得此碑其文曰余聞湯武千載周孔異世以義相高況余天禄踐跡遵基竊慕揚善喟然而歎其鄙辭曰於穆秦君命世優邁承祖皇□裔出羣□紀行録功必本

其初惟君總角勵志仲尼從容六藝□佃田疇升階英妙轉典蒸黎為政崇博五教並和仁賢敘位法依蕭何囹圄空虛鄉無逋逃凡百肅雍莫不率從境內既寧路不資遺耕夫千畝餘穜不歸玄清介白食茹拔葵三年有成嬰兒謠歌鼓腹喜德踊躍嘔啼水靜魚集國富民繁戶增十倍牧守孔嘉愍不斷刑寬不容非化准邠邵比翢而飛永如南山不鈌不虧略取大較丹書刻石垂示後昆識者察焉

魏

公卿上尊號碑　八分書

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黄初之後

受禪碑　八分書　黄初元年十月

拓本　米按以上二碑並在許州今現存

封孔羡碑　八分書　黄初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謬也

書輯五瑞作揖太皡作大皓三恪作愙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襃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襃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襃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襃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戸

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

厚葬又禁立碑髙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録行事就刋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

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裴松之傳曰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

由是並斷以故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其立

碑之見於史者惟田豫顏斐二人而晉世則扶風王

駿魏舒羊祜杜預閻德唐彬嵇紹丁紹范平立碑之

事百有餘年亦僅七八見齊建武中范雲上表求為

太宰竟陵王子良立碑事竟不行其文載昭明太子

選中所引亦止太宰褚淵丞相豫章王嶷二例若劉

勔之生為立碑安成王秀之四碑並建史家書之以
為異事而自魏至陳文字之罕傳於後有繇然矣隋
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中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
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又考漢末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
胡碩各二碑又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碑
夫一人而至二碑三碑宂矣殤子而為之立碑濫矣
至於闕樓人獸之飾亦多在桓靈之世水經注言閹

寺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如荆州刺史李剛之石闕祠堂四壁隱起彫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弘農太守張伯雅之引水入塋域為池沼蟾蜍吐水石湟承溜蜀郡太守王子雅之石樓雙峙欒櫨承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絶人工者為葬貍之侈一至於此縣上之人不為之限制也然則魏武之禁其可已乎

吳

紀功碑　皇象篆書　天璽元年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輦置漕臺後圃仍題其末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録吳天册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黄長睿東觀餘

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咸光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旁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天讖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内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

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朖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秦碑刻制爾秦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絶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

晉

太公呂望表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今在汲縣西門太公廟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

人亦謂之磻谿言太公嘗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谿

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

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

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

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此碑是无忌所立無字作无而自稱為太公之裔孫然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吕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以太公為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

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王蓋因此碑而誤

蘭亭序　王羲之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蘭亭序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來元史周伯琦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宣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廢

而移於此也

王弘撰曰今又有東陽本不讓國子監本宣德間何

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南井中頗上上黨皆不

及也

梁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陶弘景正書　天監

十七年

今在句容縣茅山

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陽陶弘景造隱居手自書

前此未有列書人之名者此其始也水經注滎口石門碑稱陳留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李善注文選頭陀寺碑文云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録事參軍琅邪王少制則作文人姓名前此已有

其書金陵地胏字作胇書之者也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正書

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録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得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

沈存中則真以為況黃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往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逌書跋載南陽張壆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

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葢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

張弨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𡨋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埶掩四字具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後魏

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

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别搆如蔑為㦽蔽為𦿆菊為𦸸寔為寔冀子為𦬊子往為徍厥為㕟亶為亶顛為𡺲辛為𢆉因為囙桴為桴翱為𦐇曳為电芙蓉為𦭘容葩為𦲷漂摇為漂飖慮為𢡍蠕為蝡畜為𡩖帶為𢃽訢為訢雛為鶵瀏為瀏俯為俯闔為闔騶虞為騶虞隨為隨戀為戀吸為𠰗閱為閲睇為睇不可勝記顔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

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追來為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䢜先人為老見張猛龍碑作甦更生為蘇今人猶用之　胡三省通鑑注引宋景文手記曰北

齊時里俗多作偽字始以巧言為辯至隋有柳䛒其字又以吼易巧矣　困學紀聞亦引此又云以文子為學

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

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於李仲琁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顔元孫作干禄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矣顧以此二碑出于千歳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臺之典同什襲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予千載也存之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爾

又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之不及收者也則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是別撰之字自漢而有矣

磚浮圖石葢銘　正書

嵩山會善寺掘地得此石葢銘曰神龜三年七月三日魏故太傅侍中太尉公清和王𦍒世子元亶字子亮次子元紀字子開奉為建七層磚浮圖一區敢用頂髮及諸雜寶上塔追誠崇敬千載弗忘謹銘函葢

今存寺中元紀當是元啓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并陰　行書　正光三年正月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王

人生造頌文多剝缺

中嶽嵩陽寺碑銘　八分書　天平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末有正書一行曰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立

碑文東作來矩作短潛作濳馴作巡啄作喙洋作庠騖作務惟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猶存古式

冡字三見曰法身凝冡曰虔禮禪冡曰至冡至妙廣

韻家與寂同莊子注取其家寞無情耳家音寂本亦作寂

葉封嵩陽石刻集記曰此碑上截刻佛相雕鏤層疊佛相隆起餘地鐫平此文刻於下截當碑四分之一其字之上方又刊空方六寸許深入二寸許其規製亦迥異於後代也北齊諸碑亦率類此

李仲琁修孔子廟碑并陰　興和三年十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魏書李仲琁傳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琁以孔子廟牆宇頽有頽毁遂脩改焉即此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為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為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引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尤誤

太公吕望碑　穆子容撰　正書　武定八年四月

今在汲縣西北三十里太公廟

北史言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録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

其辭曰作其辭粤古曰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為粤欲讀者之易曉也

驪山温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

石刻佛經　天保二年

朱彝尊記曰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爼蝎居之雖好遊者弗敢入焉丙午三月予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徘徊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

竹截蒲葦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鈌至唐鄭覃周墀復勒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為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者數千人然通其旨者率以語言文字為無用見講

說佛經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異於吾儒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於吾道之衰也夫

又曰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彦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

注風谷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風谷即風峪北人讀谷為裕俗竝加山作峪

按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矣

相里寺碑　八分書　天保三年正月

今在汾陽縣太相里崇勝寺碑刻佛像其下方及兩

旁皆題名碑陰有文并頌一通漫滅

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字剥落不可辨

孝子郭巨墓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拓本其文曰開府中兵叅軍梁恭之盛工篆隷騎兵

叅軍申嗣邕徽學擒藻則此碑文嗣邕撰恭之書乃

後人列名之權輿也

少林寺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碑製略同書法

甚劣齋字作亝

會善寺大殿前有武平七年十一月造像記其製亦

同是年十二月改元隆化其明年國亡矣

南陽寺碑　八分書　武平四年六月

今在青州府北門外龍興寺

龍門山造像記　正書　武平六年六月

雒陽西南二十五里伊闕山亦謂之龍門左傳謂之

闕塞昭二十六年 兩山相對伊水出其中泉出石竇下注于伊固昔日神都名勝之地後魏胡太后崇信浮屠鑿崖為窟中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後人踵而為之尺寸可磨悉鐫佛像至於今未已嵬嵬之訊謂鐫佛之功可得福報而其出於女子者尤多余嘗過而覽之既不可徧惟此武平六年者書法差可畫方格如棊局而其半亦已磨滅唐人則多緫章以後及武后年號乃知魏齊唐三代之時無非女主為之崇

飾耳

按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終始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地去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又言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帝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其所謂大京靈巖寺者在魏舊都平城今

大同府城西三十里雲岡堡巖上刻佛像無數是其

作俑也

周

華嶽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八分書　天和二年

十月

今在華陰縣西嶽廟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

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余所見碑撰人書人列名者始此其陰為唐刻華嶽精享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别見於後

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又云封姑臧縣子以平江陵

功進爵為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昶樂運傳竝
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
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太祖以隸書紕
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
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
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
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

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襃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其書歷官與此碑悉同其以淵為深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髙峻千

仞壁立巖路嶮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按武以保定三年出為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正其在州時立也後周改華州為同州

豆盧恩碑　八分書

今在咸陽縣

碑云恩字永恩令北史附見其兄豆盧寧傳但言永恩而闕其名其歷官與傳略同後半漫滅不可讀

隋

天龍山碑　八分書　開皇五年

今在太原縣天龍寺

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　正書　開皇六年十二月

今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殿内其後爲天寧閣九間五

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銅觀世音像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各有所執之物俗謂之大佛寺也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儒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条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葢君子之能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踐阼為踐祚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籃懷為壞五臺為吾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為後人模刻之誤又宋歐陽公集古録云龍藏寺

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興寺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録之日碑尚不在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金薤琳琅曰寺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與碑在常山府署葢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惟其大書齊官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考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葢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興亡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于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不及古者又豈獨

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哉

大戴禮武王踐阼禮記曲禮踐阼臨祭祀正義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文王世子篇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而治注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踐阼史記漢文帝紀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古時殿前兩階無中間道故以阼階為天子之位王莽傳引書逸嘉禾篇云周

公奉皂立于阼階隋書載北齊邢子才議曰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啖氏春秋傳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公即位者即阼階之位也韓文公集元和聖德詩皇帝即阼方崧卿注謂東階也或作祚非

安喜公李使君碑　八分書　開皇十七年二月

今在馬嵬堡北五里

趙崡曰碑獨闕使君名而有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書無傳不可考

同州塔銘　八分書　仁壽元年十月

今在同州

其文曰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於同州武鄉縣大興國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并內

外羣官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昇妙果

啟法寺碑　周彪撰　丁道護正書　仁壽二年十二月

拓本

李淵為子祈疾疏　行書　大業二年正月

今在鄠縣草堂寺

滎澤令常醜奴墓志　正書　大業三年八月

今在興平縣崇寧寺

墓之有誌始自南朝南齊書云宋元嘉中顔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今之傳於世者惟此及梁羅二志爲隋代之文爾

梁任昉撰文章緣起謂誌墓始晉殷仲文隸釋謂東漢已有墓碑昉未之見也周必大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橅𧰼隸書而非鐫也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

用瓴久方刻石今謂起於江左者疑亦禁碑之後至
晉末復𢦤為之而名曰誌耳

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　正書　大業四年八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杜曲古人之字未必皆工而後人
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此志正書猶帶八分凡隋
以前之書法多如此而書志之人未必其通文義也
鷹揚之字出詩大明之篇而此志前作陽後作楊宣
政元年周武帝之號而書作正汪汪萬頃作傾羽儀

作議降疾不瘳作抽與乾坤而齊固作個禁旅之禁作禜禜川之禜亦作禜此皆文理之至謬豈可以其出于古而不論哉

志云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按大漸出書顧命疑非人臣之所宜稱然列子書言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則固已通用之矣漢蔡邕作太傅胡公夫人靈表云皇姑没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議郎胡君夫人哀讚云疾大漸以危亟齊王儉作褚淵碑文云景命不永

大漸彌留任昉竟陵文宣王子良行狀云大漸彌留
話言盈耳梁沈約安陸昭王緬碑文云遘疾彌留欻
焉大漸唐王紹宗作王徵君臨終口授銘云吾六兄
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碑文亦云大漸
之始遺令遵行

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七
年七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左光禄大夫姚辯墓志銘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大業七年十月
拓本按此銘金薤琳琅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今予
所得本全
智永千字文
今在西安府儒學一行正書一行草書宋大觀己丑
刻
唐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行書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漼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將軍使持節凉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王字為後人鐫去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柏谷塢王世充建為轅州少林寺牒云武德四年四月廿七日衆僧等翻轅州城歸國末曰四月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

尉陜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

管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

王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

丙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

太宗親書

又按金石録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武德

二年與此不同或别是一教

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　陳叔達撰銘　八分書

武德九年二月

今在盩厔縣樓觀大殿前

皇甫誕碑　正書

今在西安府儒學萬歷中亭圮壓碑中斷

題曰隋柱國左光禄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銜曰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銀青光禄大夫歐陽詢書皇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辛而不書立碑年月按舊唐書于志

寧傳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
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
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
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觀初立也其不書年
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
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
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然當日金

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温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辵而為隋者未必然也

杜氏通典武徳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竝不須諱避此碑中有世子及民部尚書字

幽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　貞觀四年十一月

今在長武縣距邠州西八十里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地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顔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此其一也

孔子廟堂碑　正書　貞觀四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其書銜曰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旦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彦

趙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此碑與皇甫誕碑竝書胥為骨廣韻胥俗作骨然考之漢人如韓勑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戚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敬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為骨矣漢人碑亦或作胥後周華嶽頌作骨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之場為胥母之誤而胥字一傳為揟再傳為㬅三傳為聟四傳為聟皆胥之變也詩有

女同串釋文塀音細字林作埍戰國策韓且坐而胥亾乎王胥臣之反而行竝作昪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昪晉書五行志瀹昪於北音義昪息魚反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呂光載記迎大豫於揖次音義揖子魚反次音恣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揟次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塀字作聟晉王右軍帖有女聟字其書幕為莫笑為咲覆為覆賣為賣荆為荆歌為哥其字或通或俗而及之為反則重刻者誤也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李百藥撰 八分書 貞觀五年三月

今在章丘縣西南七十里趙山之陽彦謙唐相玄齡之父金石録以為歐陽詢書

房彦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

左傳杜氏注作莊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李百藥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五年十一月

拓本

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

今在麟遊縣舊唐書本隋之仁壽宮太宗改為九成宮是也

虞公温彦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十一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殘缺

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

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
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
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
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
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
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
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
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

取地仍即標識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

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贔屭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尚有存者僅二十一片房玄齡存五百餘字褚遂良書高士廉存三百餘字許敬宗撰趙模書段志玄存八百餘字張後胤馬周蘭陵公主各存六百餘字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姜遐許洛仁各存九百餘字姜碑姪郕公晞撰書孔穎達存千字于志寧撰阿史那忠崔

敦禮各存七百餘字（崔碑于志寧撰子立政書）豆盧寬存四百字（李義府撰）薛收張阿難監門將軍王君各百餘字徒存形似唯唐儉存字千一百乙速孤行儼存字千四百（劉憲撰白羲晊八分書）李靖存字千五百（許敬宗撰王知敬書）李勣存字千八百（高宗御製御書）乙速孤昭祐存字二千五百餘（苗神谷撰釋行滿書）又一碑存字百五六十可辨而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

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剷去後又購得四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

趙崡曰萬歴戊午四月余為九嵕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為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咒精健絶倫止存十三從趙村北行里許為莊

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玄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横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考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玄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

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
書高二丈餘薪然屹立與温彦博碑搨者甚多土人
捶其字殆盡彦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書
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至
西峪村村東南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
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寛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
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
搆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後當

是習世南者書之爾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又明日登山謁昭陵有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

各三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為乙速孤
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白義晊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
襃公段志玄碑　正書　貞觀十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鈌
京師至德觀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書
貞觀十六年五月
拓本

贈比干太師詔并祭文　薛純陁八分書　貞觀十九年二月

今重刻在衛輝府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殷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為文以祭之

晉祠銘　太宗御製并書　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于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蓋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爾在懸甕山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水翳然足為一方之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晉水之

神南面者唐叔之神後晉天福六年封唐叔為興安
王臺駘為昌寧公而宋時又封晉水為顯靈昭濟聖
母飾為婦人之像今之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
叔為古先有土之君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
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
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孝通
曽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
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為

神笑是則當時之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
臺上有鐵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弘治
十一年一無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
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
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禄大夫
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
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

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參知政事楊憲題而絶無一唐人題者以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東軒筆錄呂升卿為京東察訪游泰山題名於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陰刋刻揭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承禧為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為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他碑則唐人之題固纍纍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真德遣其弟國相伊賛于金

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

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温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

歸國令三品巳上宴餞之

淤泥禪寺心經　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三月

今在京師城内西南隅秀峰寺其末曰大唐貞觀二

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誤作三十二以三字改成式

字按貞觀止於二十三年此碑疑是後人偽刻然予

見兖州龍興寺修三門記宋太平興國七年刻亦以

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之文亦有草率若此者此碑又曰宮官張功謹敬德監造今山東河北寺院多云創自敬德或謂是尉遲敬德非也敬德名恭考許敬宗所作神道碑及本傳竝無鎮幽州事亦不當列於宮官之下也又史言尉遲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不聞其事佛

國子祭酒孔頴達碑　于志寧撰　正書　貞觀二十

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梁公房玄齡碑　褚遂良正書

今在醴泉縣

金石文字記卷二